

兰博LANBO

《第一滴血》续集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【美】戴维·莫里尔著 牟杨 鲁彩霞译

兰 博

《第一滴血》续集

〔美〕戴维·莫里尔 著

牟扬 鲁彩霞 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长篇惊险小说《兰博》的故事情节紧接电影《第一滴血》的故事情节。描写的是特种兵兰博因打死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多人，并几乎捣毁了一座城镇而被捕入狱。他原来的上司特劳特曼上校，以完成一项特殊任务答应释放他。于是兰博被派回越南，潜入曾关押过他的集中营，侦察被押美国战俘的情况，为武装救援作准备。兰博单枪匹马，违背上级指令，在越南女间谍寇的帮助下，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搏斗，终于救出了被严密关押的战俘。小说情节紧张，惊险恐怖，对读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。为此，曾掀起了一股风靡美国的“兰博”热。应该指出的是，如何看待兰博所表现的反抗与复仇，怎样评价兰博这一人物形象，以及作品对暴力所采取的自然主义表现方法等，读者在阅读时都应有正确的认识。

兰博 LANBO

〔美〕戴维·莫里尔著 牟扬 鲁彩霞 译

责任编辑：席爱光

封面设计：王笠君

插图：黄 璜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 875印张 2 黄页 130 000字

（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）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8次印刷

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

印数 1—38,000册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统一书号 10389·122 定价 1.75元

第一章 采石场

1 兰博完全沉浸在一种永恒的禅宗时刻，心满意足地从脑后高高地抡起沉重的大锤。他似乎没有感觉到大锤的重量，只是在欣赏着锤子飞过肩头时在头顶形成的弧光。锤子重重地落在嵌满那漂亮的白色岩石缝里的钢钎上，他把发自内心的全部力量都注入到这每一击里去了。他凝视着在坚硬的岩石表面留下的每一道裂缝和痕迹，它们扩展着，延伸着。

在他的周围，同样沉重、刺耳的金属撞击声在宽敞的采石场里回荡着。眩目的热浪消失在烤焦了的岩石上。一群穿着破烂不堪衣服的人们正举着各自的大锤，气喘吁吁地砸着。他们那满是汗渍的内衣背上都印着一个大写的字母“P”（P是囚犯的标志）。铁锤一下接一下地落在钢钎上。

然而，兰博相信他们不知道那个秘密。他们这些人一到了晚上就知道发牢骚，彼此嘲弄，诅咒着自己的命运，抱怨着生活的艰难。

他们不知道一切都无关紧要。一切。

除了活着。

如果你能使自己正确的看待问题，如果你能摒弃过去和将来，迫使自己注重活生生的现实，即使现实充满着痛苦，

它也是美妙的。

他感到肌肉一阵剧痛。他瞟了一眼那些板着脸、沉默着的卫兵。他们手里端着十二毫米口径的短枪，或者是装着瞄准器的30/06自动步枪，从远处小心地注视着囚犯们的每一个动作。

“不能输在这些杂种的手里。”

有时候，当他抡着大锤，感觉到他那绷得紧紧的、凸出的肌肉承受着来自钢钎的冲撞时，他就想起了那场使他来到这里的暴力事件。那座城。那个警官。是的，迪索。为什么那个狗崽子不让点步？

从他大脑的某个角落里传来了回答：那么，你又为什么不呢？

我有这个权力。

干什么？

在这个国家里，为我所需要的而奋斗。

你不得不承认，你看上去很怪。

就因为我一直睡在林子里？就因为我没刮胡子，没剃头？我又没伤害任何人，他没有理由逮捕我。

但是你当时可以向他解释啊。你得承认，你看起来象个流浪汉，又没工作。

工作？做什么？谁雇我？我只受过一种训练。在越南，他们花了上百万的美元来装备我。我驾驶过一艘军舰。在这里，我连个驾驶新车的工作都找不到。上帝！

他愤怒地把锤子砸在钢钎下。迪索他不断地逼我抓我，让他手下的人剃掉我的胡子、头发，就象那个混蛋北越人用

刀折磨我，给我胸膛和背上留下了这些伤疤一样。

所以，你发火了。

不是发火，是自卫。

逃出监狱，在山里惩罚那些警察。打得他们手足无措。你开枪射击——摧毁了——那座城。再想想你是怎么对待那个警官的。而现在……

兰博点点头，激动起来。他的禅宗时刻完全被搅乱了，他在忘乎所以的愤怒中举起锤子，决心去破坏、消灭另一块岩石。

眼下，他正在为他所参加的那场战争付出代价。哦，当然，我是他们训练出来的。他们当时是非常乐意送我去那儿的，可他们怎么会以为我会忘了呢？为什么他们不再花同样的力气重新训练我呢？

或许那是不可能的。也许你已经不属于他们了。

在北越集中营关了六个月以后不属于他们了？你最好相信，从那以后，你唯一所属的地方就是地狱。

就象现在，一个监狱被另一个监狱所代替。

但这次是在美国。勇敢的家园。自由的土地。

如果那个警官……

什么？

还是问问你自己当时是怎么做的吧。

2 他放下锤子，抬起他那肌肉发达的前臂，擦了擦额头，

但毫无用处——手臂和额头同样满是汗水。他看了一眼站在一边的卫兵，然后，又看了看坡上十英尺远的一块岩石上放着的水桶。

那个卫兵看他扬起眉毛，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，嘴唇依旧绷得紧紧的。

兰博艰难地向坡上走过去。一个瘦瘦的黑人囚犯正站在那里。看着他从连接在桶上的长柄勺里喝着水，兰博觉得他太瘦了。他们的目光短暂地相遇了。

那黑人点点头，摇摇晃晃地向采石场里他自己的位置走去。

兰博把长柄勺伸进飘满灰尘的水里舀了一勺喝起来。水又腥又烫。可在越南，他喝过比这更糟的水。想到这里，他往背上浇了一勺水，但丝毫也感觉不到凉快。

“兰博！”一声生硬的吆喝声从身后传来。他猛地转过身去，正对着两个卫兵。他们的面容和身影在脑后耀眼的阳光照射下，几乎分辨不出来了。

他没说话。象这样做当然是禁止的。如果这么做了，就会遭到报复，挨枪托，挨棍棒。

“从这边走，”左边的卫兵指指山坡生硬地说。

“走在我们前面。”他们把枪端了起来。

要强迫自己，不要露出任何表情。

可是他的心里却翻腾得厉害。当他按他们的命令做的时候，既好奇，又疑惑。

当他听到背后卫兵的咕哝声，就更疑惑了。“是呀，管他什么事。伙计，他们让我把你带去。这么说吧，来了个命

令，从最上面来的。你有客人来了。”

3 他的名字叫特劳特曼·塞缪尔——美军特种部队上校。一个高个子，清瘦、有着一张善于刺探别人内心的脸，穿着整齐的伪装军服。他那顶磨损了的“绿色贝雷帽”（美国“特种部队”戴的帽子）显示着他的骄傲。在他五十多年的生涯里，几乎有一半是在军队里度过的。他学会（后来又教会了别人）怎样使用各种武器——从AK—47式步枪到一支圆珠笔。他在丛林、沙漠、群山中战斗过，看到过那些他觉得象他儿子一样的人们被炸得粉碎，他们带血的肢体落到他的身上，他自己也曾三次负伤……

但是，他现在做的事使他从前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。（要是别的事也都象在新兵营那样就好了……）他正面对着工作中最难的一项任务。

他的高跟军用靴碰在地上发出的响声在走廊里回荡着。两边是一个挨一个的铁门，铁门上都有个带铁条的小窗子。头顶上的灯闪着耀眼的光，使他眯起了眼睛。他闻到了一股汗味。污浊的空气混合着一种浓烈的、令人窒息的、绝望的恶臭，直往他鼻孔里钻。

他由一个卫兵保护着，走到了走廊的尽头。“……是这一间吗？”他朝最后一个门抬了抬下巴。

“你最好靠后站一点。”卫兵抽出一把五四式手枪，从腰带上的一个弹夹里拉出了一串钥匙。他把其中的一把插进锁

眼里，锁嘎吱一声开了。“我站在这个角落里，以防万一。”

“用不着。”

卫兵叹了口气。“你看，我知道上头命令我让你单独和他交谈。但是这家伙可不是……这么说吧，在这么多的罪犯中，这家伙是最危险的。我要对他负责，也要对你负责。他会钻个空子——”

“用不着。”

卫兵摇了摇头。“好吧，但你不能说我没警告过你。如果你已经决定好了，那你最好把这个拿着。”他把他的手枪递了过去。“以防万一。”

“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？”

特劳特曼绕过卫兵，推开已经开了锁的门。门上的活页吱吱嘎嘎地响着，露出了一间昏暗狭窄的房面。

卫兵拉了一下外面的开关，灯没有亮。

“当然，我本该预料到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想，他是他妈的黑暗王子。”

特劳特曼没有理他，走了进去——“当心！”卫兵在他身后喊了一声——他找到了天花板上的灯泡，拧亮了它。

特劳特曼向周围扫了一眼：水泥墙。一张带梯子的双层金属床固定在地板上。地板的一个角落里有个三英寸的圆洞算是厕所。头顶的上面是一个带铁条的窗子，很高。从里面看不见外面的东西。其实，能不能看得见都是一回事。因为邻近的一堵墙遮住了阳光。

他转过身来。

在他左边的角落里，有个人蜷缩在那里，象是在休息，又象是要起来。那双眼睛发出凶光，肌肉绷得紧紧的——是兰博。

上帝呀！特劳特曼在心里喊着。但想起他曾经见过的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黑豹。它在那里面转了好几天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最后终于停了下来，蜷缩着，眼睛象黑色的太阳一样燃烧着。它等待着。

特劳特曼对着这狭窄的房间皱了皱眉头。他突然明白了当警察局地下室的墙壁开始对兰博收缩时，他是什么样的感觉，最后终于导致了这一切。

不，不是这样，特劳特曼思索着。应该说，早在那以前，这一切就开始了。

但他又感觉到了另一点，一种令人难受的惋惜——怜悯？悲伤？——为他哭泣。这一切变得比他事先想象得要难受得多。

“放松一点。”特劳特曼转身关上了门。在这一瞬间他瞥见了那个担忧的卫兵。“啞”地一声，金属的碰撞使门又从墙上反弹了回来。

“我等着。”卫兵在外面喊着，声音通过一人高的锁窗传了进来。

“不必了，你需要做的是服从命令，”特劳特曼说，“你到走廊那头去，让我和他单独在一起。”

“我得锁上门。”

“那你还等什么？”

钥匙在锁眼里转动了一下，特劳特曼听着空洞的脚步声远去后，才转过身来看看兰博。虽然特劳特曼刚才把背朝着他，给了他一个信任的姿势，一个完全放心的信号，兰博却依然没有动。

“放松了吗？”特劳特曼这次开口问了。

房间里寂静得可怕。

兰博的肌肉象失去压力的弹簧慢慢地松开了。他小心地站了起来，恐怕吓着了对方。

沉默。

“约翰。”

“上校。”兰博眯缝着眼睛显得冷酷无情。

唉，他永远都不会说悄悄话，大概我也不会吧？特劳特曼这么想着。“我可以坐下吗？”

兰博眯着眼，很难说得清他是不是点了点头。

特劳特曼坐在铁床上，弹簧发出一阵响声。毯子摸上去很粗糙，垫得也很薄。“那么，这就是家了，啊哈？”他希望这听起来能象是在开玩笑。

“我也等于是死了。”

但这不是玩笑。

兰博的眼睛眯缝得更厉害了，他摇了摇头。“在那边，在采石场里，在野外也许还算个家吧？在这里算个什么！这些墙。他们……”

“嗨，我知道。你别激动。我是来帮助你的。我应该，我也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不使你被送到这个地狱里来。”

兰博发怒了。“我见过更糟的。”

• 81 •

“是呀，你曾经……”——特劳特曼想象着在北越的监狱里兰博所受过的折磨——“不是吗？”他忧伤地垂下眼睑，却注意到床底下有个东西。

一个旧鞋盒。这使他感到很奇怪，因为房间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是属于私人的。

“我能看看吗？”

兰博没有回答。

特劳特曼相信他已经同意了，他抓住这个机会，拉出了鞋盒。

但当他打开盒子，见到里面的东西时，他呆住了。

“……这是你的东西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特劳特曼难受地向下咽了一下口水，嗓子眼哽得发痛。

这是些满是皱褶的照片。都是兰博在特种部队时的战友。有单人的，也有集体的。有在打闹嬉笑的，也有一本正经的。有着军装的，也有穿便服的。

但其中有一张特别的照片，吸引住了特劳特曼。

兰博——十分年轻，胡子刮得于干净净的，天真而又坦率地笑着。

特劳特曼悲伤地抬起头来，看着这个凶猛的人，这个比其他手下人更象他儿子的人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想尽量使声音听起来随便一些：“我勇敢的部下和我一起战斗过的最好的人。”

“这些人都死了。”

“可你没有死。”

特劳特曼躲开兰博灼人的目光，再次看了看那个盒子一眼。他觉得嗓子眼又发哽了。“国会荣誉勋章。”

“哦，不错，难忘的时刻。这个东西再加上两毛五分钱，就可以在什么地方给你换一杯咖啡喝。”

“加上……？”这并没有使谈话变得轻松。“两枚银星、四枚铜星，两枚战士十字勋章，四枚越南勇敢十字勋章，还有——”特劳特曼痛苦地咽了一下口水——“一枚紫星。”

“五枚。他们让我留着这些东西，我可从来没有向他们要过这些东西。从来都没有要过。”

“你要过什么了？”

“要过什么？我只……我不知道……在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之后……我想我大概只需要一个人，就一个人，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：‘你干得好，约翰。’而且说的是真话，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……在发生所有这一切之后。”

“你参加了这场错误的战争，而且成了英雄。”

“我什么都没参加。我也从来没想成为英雄。我所干的只是……”

特劳特曼等待着。“训练你干的事。”

“是有人让我干的，而我是被迫干的……只是为了生存。”他指指墙壁。“生存。”

房间似乎在收缩。特劳特曼不能再耽搁了。“约翰，我，”他站了起来，向前走了一步——“我保证尽我所能来帮助你。”

兰博两眼紧盯着他。

“我要把你从这里弄出去。”

没有反应。

“想吗？”

没有答复。

“你总不可能是想呆在这里吧？”

“可是，我要怎样做才能出得去？在这里，我至少还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。我讨厌这些墙。可当我置身在采石场，在阳光下，在露天里的时候，我觉得还不坏。你甚至可以说是安宁的。”

“你先听我说，”特劳特曼摇了摇头。“不，不是听我一个人说，是听听我们两个人的。”

“两个人的？”

“嗯。去散散步吧。”

特劳特曼拍拍门。“外面的，我知道你在听！把这该死的东西打开！”

4 兰博惊讶地看着监狱前面一大片葱翠的草坪，仿佛面对着一片蜃景。洒水车正在给草坪浇水。草坪闻起来象是刚下过雨似的。兰博猛吸了几口草坪的清香味，由特劳特曼带着，翻过一座小山，朝一个穿着灰色防护军服的大汉走去。

在他的后面，远远地有两个卫兵看守着，他听得见他们拉枪栓的声音。他觉得手腕上的手铐铐得特别紧。

他们走到那个人的面前。

“这是墨多克，”特劳特曼介绍着。“墨多克，这是兰博。”

墨多克伸出手来。

兰博只得抬起手腕，给他看了看戴着的手铐。

墨多克笑了笑，点上一支烟。“啊，我知道他们是怎样难为你的了。不过，见到你我感到很高兴。”

兰博观察着他的脸。他的脸上有一种叫人捉摸不透的东西。尽管他的脸上堆着笑，眼里却露出冷漠的光。他困惑地看了看特劳特曼，又看了看墨多克。“你是个暗探。”

墨多克收起了笑容，斜起眼睛看看兰博。“呀，他们告诉我你反应灵敏，果真名不虚传。不错，我是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部的。”

“我不和暗探打交道。”

“一旦你了解了我们，你就会知道，其实我们并不坏。”

“问题是我了解你们。六八年在越南时我就了解了。”

由中央情报局建议，一队“A”——特种部队的士兵被命令去执行一项任务，屠杀西贡郊外一个村子里的一批越共同情分子。当任务完成后才发现是情报部弄错了，那些被杀害的村民不是越共——而正好相反——可情报部又否认了这次行动的景背情况。这个队的士兵在被遣送回国之前受到了审判，而且还被关在监狱里。当时，其他的特种兵们都被激怒了。他们准备攻打监狱，救出他们的战友。当这个情况被中央情报局得知后，西贡的军事长官便开始有计划地限制特种部队的行动，逐渐削弱他们在东南亚的势力。并且威胁说要解散他们。

兰博没有卷入那次行动，但是他认识那些人。墨多克骗不了他。

“六八年？”墨多克问道。“嗨，一场误会，早巴成了历史。而且你离题了。”他的目光变得更冷峻了。“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谈什么？莫非这位好上校没有告诉你，我被授权来把你从这里弄出去。我相信这是你所希望的。除非你喜欢砸石头。”

兰博扫了墨多克一眼，又转向正往草坪上洒水的洒水车。他想起了采石场和他房间里狭窄的墙壁。当凉凉的水雾飘过来，落在他脸上时，他心里一震。想活就得干。“哦，听起来不坏，什么工作？”

“现在，你开口了。这才对，工作吗？正合你的胃口。特种部队的传统行动……快速战……进去、出来。两天的时间。”

“部队里不是有很多特种兵吗？他们又没蹲监狱，为什么单来找我？”

“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喜欢你。或者说是设在兰利的那台电子计算机喜欢你。它只用了七秒钟就把你的履历打在了屏幕上。包括各方面的内容。服役记载以及地域熟悉程度等等。”

“地域？”兰博皱起了眉头。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先别忙啊，你还没同意呢。”

“我不想瞎碰。”

“嘿，也许是我弄错了，”墨多克盯着特劳特曼。“我以为你想……这只是同意或者不同意，进去或者不进去的问

题……可是现在，如果你‘不参加’，我们就用不着进行这次谈话了。如果你参加，你将不是为我们工作。什么情况都不能谈，无可奉告。明白吗？”

墨多克把他一口也没有吸的香烟扔到了草坪上，用他的尖头皮鞋把它碾得粉碎。

水雾从后面掠过。

“告诉他，”特劳特曼声音严厉地对墨多克说，“我负责。”

“北越。”墨多克不屑地噘起嘴。“就是他们现在叫作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地方。”

兰博心里一紧。他想起了那个当兵的用他的刀在他胸膛和背后留下的这些十字疤痕。他想起了他被放下去的那个陷阱以及敌人士兵往他身上倾倒的污物。生虫的食物？他吃过。粪便？他已经习惯了。伤疤？没有一天——或者一个晚上——他不想得到，至少……

特劳特曼走上前来，兰博感觉到他们之间战斗的默契。

“约翰，情况是这样的。……我们扔下了一些人在那里。”

“你是说，现在才有人想起来吗？”

“我们从来不扔下我们的人。”墨多克插了上来，听起来不那么自在。

但确实是的。

他凝视着特劳特曼，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赞许、希望以及去赢得他们为之献身的那场战争至少一部分的必要。

“行，你赢了。我参加。”